成都新聞

中華民國郵政認為新聞紙類

貳拾叁年壹月叁日（星期三）

第二五六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銅元貳百文　每日出一小張　明新印刷局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四角 全年二元六 外縣每月加寄費一角五

各種□文表冊 工作精良 價格和平 出品迅速 限期不誤 照價九折歡迎 移住成華部下石中東大街第六十號 □□鉛印社

智育影院 十二月二十七日映 一二八事變 上海之戰

光明影院 元旦一月一日起映 最後之愛

重慶市民銀行成都分行宗旨 （一）發展市民經濟 （二）發展市民儲蓄 （三）辦服務社會 本行十二月二日開幕 備有贈品歡迎存戶 行址春熙路五十六號

滑稽時事新詞戲本 本報小舞台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齣合訂一冊現已出書 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 外縣郵代價外加寄費五仙 劇目列後 戰朝陽 馬張路會 朱熱河 途王間 新遍 遥張學良 罵樓 跳舞廳 胡蝶跳舞 和日本 托國田祥 學良邀聯 生擒上路 花先談 文藝術 哭屍 捐款 鄧 劉兩軍大戰毗河 成都新聞發售

療肺久咳丸 上海華能大藥房特製出品 每瓶暫售大洋五角 內有辨真劵者真 無劵者假 此丸服下 但止咳包能斷根永久不翻 診睞者方知不謬也 成都售處 總府街生生藥房 鹽市口華榮藥房 上南大街同人藥房 城守東大街春春藥房

達生醫社 王肇明 專治男婦女內外痔瘡 牛皮頑癬 九子爛瘡 大小瘡症 住四聖祠南街三十六號

巴黎珠騙趣案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商人嗜利失去珠還

巴縣訊，有某金珠店，資本雄厚，生意發達，常於一日間，動輒有數千元之餘利，故存有寶珠一顆，待買未售，一日有買珠者，衣服華好，云是某處貴官，欲購最高明珠，該店見其闊綽，遂持寶珠請伊看視，視畢，即問價幾何，該店云需價三十五萬佛郎，貴官給價與二十五萬佛郎，遂售之，貴官付鈔後，旋持珠而去，但此珠用本不過十萬佛郎，今竟得加倍餘利，該店主頗覺意足，至次日，貴官又來買珠，而該店臨於前日之利，遂極力招待，復持數珠請其檢選，奈竟無一當意者，並云，如能與前珠成交，價即倍增，亦不較也，該店以為彼此生意不易，許代為物色之，因問其寓所何地，有卽送去，該貴官悉以告，又訂囑再三以去，去後該店為利是圖，遂往各珠店找尋，但迄無一者前珠者，該店西鄰有一大客棧，有一少婦者，服飾甚盛，因尋夫未遇，困於該棧，有戒欲賣珠一顆，欲售去，而作歸計，該店主聞之，喜出望外，急往觀之，雖係嵌鑲，遂以三十五萬佛郎，晤之竟以為可轉賣於貴官而取倍價也，乃持珠速赴貴官處，至則貴官已不知何之，旋問客棧之婦人，亦渺如黃鶴，又細視戒珠，却是已物，該店如夢方醒，始知男婦均系拆白黨，早已懊悔無及云，

懶人筆記（元斥）

（一）偷教鞭

民八九年時，教部曾頒行部章，準用教鞭以便教授時作指示之用，不意某校教員，多用之以打學生，習以為常，而該校學生亦忍無可忍，然無術以止之，某日有高級某生發起，將所有教鞭，盡行偷去，置諸火窟，並貼一紙條於點教鞭之處，大書「一買得快偷得快」云，

未完

小舞台

必然改易名姓，兒出去莫說絕不着，就有偶然相遇的時候，還是對面不相識，兒哪，快莫起這個念頭（娃生介）據媽這樣說來，不是我們父子永無相見之日了，（且介）兒哪，為娘剛才與你說了的，只要兒讀書成名的時候，將兒父當年事情，哀陳大條，或者得邀赦免，現在將兒父歸着，兩家未曾，還不是不能回家，（娃生介）兒還心頭，恨不得就與兒父相見，（旦介）難道為娘不想與兒父聚首，祇是要有不能，（娃生介）這勢看來，就作難了（作哭狀且介）兒哪，你這不用哭，為娘（旦語止此，亦作哭狀，末上作隔壁聽狀介）大娘，你們母子好好的在讀書，為甚麼又傷起心來了，大娘的心，早已是碎了的，小主人又年輕，都是氣不得的，夜深了，睡了罷，（旦介）張忠，你白日勞苦，自已去睡，我們曉得呵，（末介）大娘要請早些睡，（下，且介）兒哪，夜深了，等燈轉過寢室去（娃生執燈同旦下）明日續

思鄉，（未完）

刀筆談

刀筆談下集　數子

異人異術

珠橋之南，伍家祠附近之某巷，有朱某者，客居其間，歷有年所，朱本西粵之龍州人，年逾而立，妻妾盈室，獨無兒女，家計頗充裕，若妻，若妾，盡服美而衣鮮，冬裘夏葛，小康之家不若也，惟朱則旣無恒產，亦不見其稍事生計，且日必一涉獵於四方城，雖風雨曾無稍間，十年來如一日焉，鄰人竊竊疑之，雖多方之測付，終莫名其妙，有竊其夕行所蹤跡者之，則惟見其日必一入博場少頃乃出而已，據與朱稔者云，朱於茅山之術，深有造諧，其日必一獵四方城，每獵固必有所獲，且能從其心之所欲者千而若干，實術致之耳，惟以術而致之阿堵物，例須即日而盡，不盡，術且敗矣，故朱之日必一獵其間，雖風雨無稍間者亦以此，且習術之人，例無後嗣，今朱雖妻妾盈室，獨無所出，豈無故也耶云云，其鄰鑿鑿言之，一若確有其事者，噫，其然豈其然歟，（薇寄）

電影珍聞（燕）

阮玲玉的女兒阮小玉，據說是螟蛉來的，

有人說胡蝶拒絕參加土布會，胡蝶就有一封信列在晨報表示愛國不敢後人的熱忱，土布會閱報後就寫一封信給胡蝶，大略說女士既如此愛國，就請參加行開幕禮，胡蝶接此信後，覺弄得不好意思加以拒絕，衹得允諾其請，接受了他們的土布旗袍參加去了，這一段事情仔細觀察起來，不免有可笑的成分，

一部影片能牽動整個電影界轉變作風，這影片無可諱言的有他的遠大性，未完

紀實滑稽 香艷小說 [illegible]（夢魚）

五

第一回　為家常偶淘閒氣　慕風月小駐游蹤

□生了個聾盲，還望母親原諒她則個，莊太太只是連聲嘆氣，不贊成兒子的主張，弄得小谷左右為難，曉得麗貞說得出做得出，早已驗明在先，一經納妾，必定要幹出不名譽的事情來，還却吃不了只好兜着走的，左思右想，竟沒有兩全的方法，便去訪謁盟兄郭春帆，他們倆尚未見面先把春帆的家世，交代明白，他是清功臣後裔，他的父親，由武進士出身，歷任協台總兵病歿在廣西提督任上，所以春帆既得老父衣鉢，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又得名師傳授，內外功俱有根柢，年紀已經二十向外，為人倘俠好義，慣打人間抱不平，小谷和他本來牽些姻誼過從既密，更進而結為金蘭兄弟，這日春帆正在家中披閱新聞紙，忽見小谷入室見訪，他們是朝夕相見的好友，用不着客氣，小谷就在客位中坐下，春帆見他愁眉不展，嘿不一言，便問道老弟有甚不如意事，値得這般憂形於色呢，小谷答道，一言難盡，我倆情逾同胞手足，不妨在老哥面前直道，小弟實為家庭間聚妾，接着便把上次莊太太主張納妾，以及個中困難情形，詳述一遍，末了說，倘有兩全的善後方法，春帆沈吟了一回答道，只有出門暫避，那末種種煩惱都不會發生了，不過在令堂令正前必須巧為安排，方保無後患發生，小谷搶言問道，怎樣安排呢，春帆道，無論遠遊，令堂必不允許，你須推說赴京謀幹功名，那末太夫人必定贊成，令夫人前，似直以宜告之，方見你仁至義盡，為避免納妾計，不惜跋涉長途，少夫人必然見情，但須叮囑他，善事高堂，寬慰太夫人回心轉意，那末回來時，不會再有發生了，小谷聽說，沈吟了一回說道，老哥的計劃，不為不善，不過我子身遠遊，僕僕征途，已覺難堪，兼之客中寂寞，更難排遣，最好和老哥結伴同行，一則托賴老哥具有好身手，不怕道途荊棘，二則老哥足跡遍十八行省，同行可作嚮導，不會誤入歧路的了，不知老哥，可肯俯允否，春帆答道，本則家務紛紜，分身不開，但此計既由我主張，義不容辭，準定同伴出遊，小谷欣然告別，回到家中，先和麗貞說明，果然取得同意，而且麗貞早已聞風，

和合拍賣行 南新街

定於二十三年元旦舉行第四次盛大的公開拍賣 歡迎參觀

……連夜主講風雨不改
……評……話……清……客……
錫嘯天先生
新書 九蓮燈 全部
好評多請君早臨
交通路平安茶樓啓……

川粟娛閒社啓事
逕啓者敝社應安撫委員會及賑濟事務處之請先後兩次募捐請求任晚在茶園助演川劇共計十四日所有敝社各社員每日伙食及彩串需一切雜費過兩次獎勵坐班獎金均由敝社完全負担開支特此聲明此啓
又敝社近日多季施米會劉條波羅仲祺諸先生之敦請希將本年多季施米會劇餉早日排列以便籌備敝社後爾启已於最近期間開會進行矣併啓

曾鏞成
治婦女乾病
住大科甲巷第五十七號

成都新聞

三吊錢
燒烟消遣
昌福館對門製革廠樓上楊記售店添售建南土又二層樓上南土特加一分歡迎來客地點適中鋪位舒展
韓翊宗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二十八回 扮女裝天締鸞凰配 下地穴神賜鴛鴦府

鐵片打在空中，猶如蝴蝶飛舞一般，唐營軍將，齊聲喝彩，蒲鸞英羞愧難當，執了半節鐵棒，心想今日萬目所視，這場羞恥，怎能甘心，縱然戰死疆場，吾亦無恨，當時羞憤交集，舉棒就打，鄭鼎催手中寶弓，大喊一聲，又將鐵棒打斷半節，原來新造軍器，火候不全，乘不住寶弓碰打，蒲鸞英又驚又急，正在着慌，忽聽本陣李義大叫道，蒲秦主請放寬心，寶弓現已運到，蒲鸞英一聽大喜，當即勒馬，向鄭鼎道，俟吾軍器運到，再定勝負，剛才鋼抓，乃是新造，火候不全，因被打迸，非關戰敵，鄭鼎道，任你甚麼軍器，吾何懼哉。快快換了再戰，二人均勒馬對陣，兩陣兵馬，約計數萬，均鴉鵲無聲，靜待觀戰，等了半響，寶弓尚未送來，蒲鸞英好生着急，忽又聽李義大叫道，弓來了，話聲未畢，李義執弓飛馬而出，蒲鸞英心中大喜，接弓在手，向鄭鼎說道，汝看吾弓，是否一樣，鄭鼎一見，不勝詫異，二弓形勢相同，原來此弓乃雌雄一對，女媧分賜二人，一雄一雌，鄭鼎的是八寶震天雄弓，蒲鸞英的是八寶驚天雌弓，這時大安山人馬，見寶弓取回，莫不抖擻精神，搖旗助威，二人軍器既是一樣，當時各顯本領，二弓相對，碰得弦聲響亮。猶如罡風貫耳一般，真乃棋逢敵手，將遇良材，魏鵬舉看得目定口呆，兩軍人馬，齊聲賀彩，兩人戰了八十餘合。看看天色將晚，才各自鳴金收軍，到了次日晨早，鄭鼎已至山前討戰。蒲鸞英飛馬迎敵，兩人大戰一百餘合，不分勝負，兩家又自收軍，到了第三日，蒲鸞英鄭鼎二人，都想挣得最後勝負，各不罷休，拚力死戰，收兵鑼連響三次，兩人殺得興起，恨不得一弓打爲齏粉，看看天色將晚，鄭鼎道，丫頭是好的，敢同小爺夜戰，蒲鸞英道，小子何敢猖狂，姑娘懼你何來，當時一聲吩咐，把火夜戰，兩軍各自預備，少時數萬火把，照耀如同白晝，兩人從晨至夜，戰了三百餘合，猶不分勝負，各不相讓，又戰了一百餘合。看看東方發亮，兩人在馬上，只打得眼花撩亂，六神無主，打去打來，但見他們拿着弓，只是亂彈，似乎失了知覺一般，這時兩軍主帥見狀，都傳令三軍，緊扎營門，惟恐敵兵乘勢沖下，再看二人，坐在馬上，恍如癡迷，雖是鳴鑼收軍，兩人仍然如故，四眼對直，高舉寶弓，微動而已，兩軍又不敢派將參戰，主帥好生着急，忽聽二人坐騎，一聲長嘯，各歸本陣，原來兩馬，俱是寶馬，見主人已失知覺，又因久戰肚餓，故此奔回本陣，大家掩護收兵，劉飛云冰娘等，急將蒲鸞英攙扶下馬，擁上山寨替她卸了盔甲，蒲鸞英噯呀一聲，立時吐了幾口鮮血，當即昏迷不知人事，半響才蘇醒轉來，就此倒床不起。[illegible]花郎生着急，跟即請醫調治，一面緊守關隘，惟恐唐軍趁勢襲取山寨，卻說鄭鼎的馬，跑回本陣，魏鵬舉一般人，亂急忙扶住，鄭鼎下馬，兩眼一翻，一個栽葱倒地，衆人手忙足亂，解了甲胄，扶來睡下，鄭鼎大叫一聲，吐了幾口鮮血，已不省人事，魏鵬舉立傳軍醫診治，知道勞心勞力過度，當即灌些藥水下喉，到了三日，才恢復原態，過了七日，精神如昔，於是代了三萬人馬，又到山前討戰，　未完

閱者注意 本報玉獅帶小說承閱者贊許茲再添請演述玉獅帶馳名之評話大家楊增輝先生逐日口述劉月波先生編輯成文並由鄒大潤色改校決定負責將全書登載完畢以副閱者雅望（笑俗附）誌

粵賽菊會之菊花石

菊花石本屬湖北特產物，粵之花縣亦間產之，小如螺，大如拳，盈尺之物頗罕有，得之亦匪易易，其枝葉花朵得其神肖者爲佳，花紋紊亂不整或枝葉如峽者劣矣，余平前旅居香江時，於某宦者家，瞻覩尺余之，菊花一拳，枝葉花朵無，或缺浮凸玲瓏，過肖生物，珍品也，據云，採屬湖北產，某曾官鄂，物爲其部屬所貽者云，

今菊花比賽會中，亦有菊花石，爲馮某出品，盛以陶盆，旁植小菊，此石聞爲花縣產，淡赭色，大可及尺，誠屬難得，惜花紋不整，紊亂層疊，求一完整花朵，一戛戛乎其難，且徒具花紋，更無枝葉襯托，實爲大憾，然石頗不恒見於廣州，物罕爲奇，今得陳諸菊賽會中，以是蟻附而觀者，斯地獨衆也，（雪花寄）

北平之食經（續）

論者或以豆漿含包之維他命，有非牛奶所能及者，凡此皆無逾之獨占享受，蓋非貴者所可得而分其杯羹者消閑階級之享受，不僅以解決食欲爲知足，而於吞嚥之頃，且有發及聲色之好者，吃女招待之風，因之盛熾一時，龍韋與魚，兼收並蓄，食色天性，決之須臾，如今孔孟復生，當不必再有何取何捨之感，南中人士，素喜以風華綺靡自詡，惟於食色並敢之道，前此無作俑者，以視舊京酒夜風月，能無且慚且羨之慨，今日平市無論大小飯鋪，蓋未有不以此爲號召之資者，日薄口口，華燈初上，羅衫紈扇，翠袖紅爐，此中情味，盡在一飲一食一顧一盼之間，是鄉溫柔，誠非南中所能望其項背也，　未完

韓琦的血石

在福建泉州府城的中心，有一所不小的廟，叫做「韓公祠」，祠裡有一塊石頭，石上沾有血跡，深入石中，雖用水流滌都不能去，相傳，這石頭上的血，是宋朝韓琦的母親生產韓琦時遺下的，據說韓琦的母，是一個妾，大婦因她沒有生產，因此生出妒忌心，將韓琦生母逐出去，被逐以後，住在一所廟中，這廟，就是現在遺血石的地方，後來她經歷了許多辛苦，才生了韓琦，血跡留在石上，便成爲後人憑弔的紀念品，

鄰近雲南之卡瓦國

距離滇省思茅縣境三百餘里，有一卡瓦國，國王名卡古，世代承襲，國境東南與暹羅接壤，全國人口約在八九萬，種族不知是苗是蠻，皮膚黑黍，滇人謂爲黑種人，該處人民生活極爲簡陋，數十斤，俟其成年時，製成腰刀佩帶，藉以誇耀鄉里，風俗迷信鬼神極深，耕者多祭土地神，希望土地肥饒，穀類豐收，獵者多祭山神，祈禱其能約束虎狼惡獸，不致反爲所傷，境內產金甚多，惟人民不知開採，任其埋藏地下，滇人亦多有至其國貿易者，謂爲趕擺子場，惟入境檢查，頗爲嚴密云

劍俠武術長篇小說

飛俠十三娘　二〇〇

寶英

又像冬天的蛇蟲，聽得驚蟄雷聲，才慢慢的爬出洞來，你道奇不奇，閑文少敘，且說縣官和董事兩人進了客室，正中的炕榻上，早已端整齊整，紫檀的烟盤，翡翠鑲嵌的烟槍，雲南白銅的高脚燈，擦得和鏡子一般，耀人兩眼，董事推縣官升炕，縣官在上首躺下，董事即躺在左首，縣官打了一個呵欠，董事也鼻涕眼淚禁不住流下，跟隨送上茶壺，便蹲在炕傍邊，替兩人燒烟，縣官吸了一口，即道你的烟很好，董事答道，怕還不見得好，這是到刮的三冬枯老，晚生知道仁台到此，特此託人到漢口買來的，公祖一路辛苦請勿客氣，縣官謙謝了幾句，又吸了多口，接着董事也吸了幾口，然後放下，兩人重振精神，談談笑笑的，出了客室，直到外面正殿上那些跟役見本官已出即提着破竹般的喉嚨，高呼提轎，門外的轎班一聲答應，抬着那乘藍呢小轎飛奔而入，直到大殿簷下，這時董事也雇得一乘小轎，兩人登轎以後，即出武陽關，望尖山嶺而來，月娘知道縣官前往山下祭拜，又打聽得尖山嶺離此有五六里，路往返甚遠，便也不再隨去，仍舊回到客店，那縣官祭拜以後，